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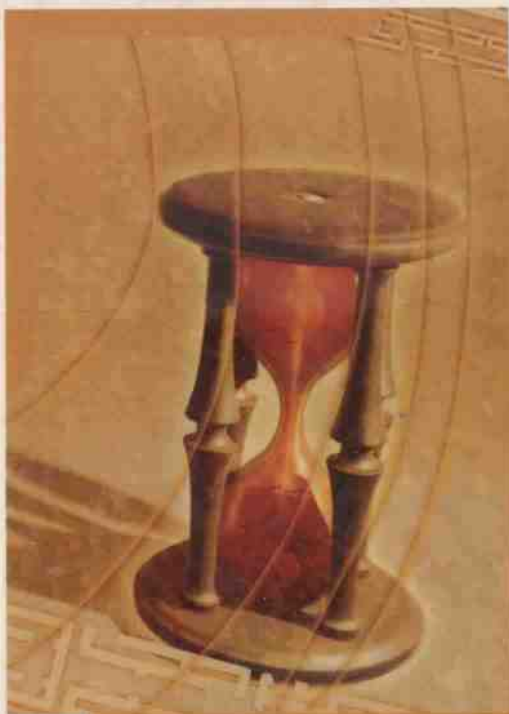
大学人文科学教育文丛

李维志 / 主编

GUDAIHANYUZHUANTIYANJIU

古代汉语 专题研究

洪丽娣◎著



大学人文科学教育文丛

宁稼志 / 主编

GUDAIHANYUZHUANTIANJIU

古代汉语 专题研究

洪丽娣◎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语专题研究/洪丽娣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8

(大学人文科学教育文丛/宁珍志主编)

ISBN 978-7-207-07427-0

I. 古… II. 洪… III. 汉语—研究—古代 IV. 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677 号

责任编辑:汤克白

装帧设计:天 硕

古代汉语专题研究

洪丽娣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427-0/I·993

总 定 价 120.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于全有

洪丽娣先生集多年在高校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工作的经验体会而着就的《古代汉语专题研究》一书书成，付梓之前，特地将书稿送我阅览，并嘱我在书前为之写几句话，以为书序。

我一向把为学术著作写序看作是一件十分严肃而又神圣的事情，非业内博雅饱学之士，难切肯綮，难堪此任。学人有三种境界：一为“好”境，二为“者”境，三为“家”境。“‘好’境”者，“爱好”境界之谓也。此境中人，仅对某某领域有所喜好、爱好而已，很难谈得上对之有什么深入的理性研究。此境中人对某领域事物的理解把握，颇类似于某领域的票友，因而，这种境界亦可称之为“票友”境。此为学人的第一种境界。学人的第二种境界是“者”境——“‘者’境”者，“学者”境界之谓也。此境中人，对某一领域有较深入的理性研究与把握，大都对某一领域起码有过若干年的冷板凳功夫，吃过不少某领域的桑叶，已经具有相应的、专业化的吐丝的本领。学人的第三种境界是“家境”——“‘家’境”者，“学家”境界之谓也。此境中人，对某一领域或若干领域不仅已有较深厚的功力、深入的把握，而且已至精通的境界，在相应的领域内拥有较高的威望与知名度。当然，“家”境还可以进一步细划为两种层次：一是因学术而知名的真正的学术家，一是多半因从事与学术有关的社会交往活动而知名的学术活动家。除部分情况外，后者的学术活动家们多半不应在真正的“家”境之内。在我看来，在学人的这三种境界之中，起码也得是第二种境界以上的、真正的学人中的博雅饱学的佼佼者，才可堪为学术

著作作序的重任。

我虽然在高校从事语言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已二十多年,早年也曾为本科生讲过古代汉语,也发表过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但我这些年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已侧重在应用语言学、语言哲学及现代汉语等方面,对古代汉语涉猎较少。而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理路,没有扎扎实实的几年冷板凳的功夫,没有平心静气的这样几年的积累、积淀与积蓄,是很难在该领域登堂入室的,更遑论在该领域能真正地有多大造诣了。我与洪先生同在语言学专业下共事、交往多年,深知洪先生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为学品格及在古代汉语方面经年积淀的功夫、功力与功底。而我于古代汉语,冷板凳尚且没坐过多久,更与本方面的博雅饱学之士无关,给这样的学术著作作序,焉有不自觉、自重、自知之明之理?因此,乍一听到洪先生的雅意谬许之邀,惶恐之下,惶然别拒,惶急岔题。不意洪先生又几次雅意面邀,令我颇为踌躇:一味推拒,不合同道情谊;再三避让,又有清高之忧。于是,我只能在“恭敬不如从命”的俗礼中,努力去完成洪先生交给我的命题作文了。

洪先生的这部《古代汉语专题研究》著作,撷取了她多年古汉语教学研究中颇有心得的三个侧面——古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训诂学——来展开论述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在许多问题上,洪先生都是颇有创获的。在我看来,洪先生的这部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创获颇为值得推介:

一是对古代汉语中的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言简意赅的专题梳理、分析与总结。如对古代汉语判断句活用问题的梳理、分析、总结,对同义词界定问题的梳理、分析与总结,对训诂学中的一些问题的梳理、分析与总结等,不仅较好地廓清了问题,富有新意,而且披沙拣金,言简意赅,富有启发性。如作者在对古代汉语著作中判断句的活用问题进行了比较翔实的梳理、分析、总结后认为,学术界之所以会在此问题上出现种种不同的认识,其根源在于对判断句的定义作了不同角度的理解。作者正面提出:古代汉语的判断句的内涵宜取狭

义的解释,即主语与谓语为同一事物或同一类别,而不宜将判断句的范围划定过大,以便于对其作更科学、更合实际的把握。作者的这种对问题的类似把握状况,在这部书中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二是对古代汉语中的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认识与看法。如作者在对汉语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古汉语同素异序词上所进行的探讨中认为,古代汉语同素异序词是联合式复合词的一种,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素的顺序可以互调。互调后产生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互调后复合词的词义不变,即是同素异序同义的两个词。这说明,这种联合式复合词在组合之初,是处在凝固选择的过渡阶段。另一种情况是互调后复合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即是同素异序异义的两个词。这说明,语序在这种联合式的复合词的构词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又如,作者在对郑玄在训诂学方面的贡献进行梳理、分析与探讨中认为,郑玄以经注的形式,精辟地表述了自己关于训诂学的见解,显现了郑玄对训诂学的贡献:开创训诂体式,实践随文而释、因文为训的训诂原则;以声音贯穿义诂,实践了形、音、义的统一;注意从语法关系上疏通文义,从词在语法系统中的作用来阐明词义:(1)划分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对虚词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并创造了“语助”“语之助”“声之助”等名称,用以表示意义较虚的词;(2)按当时的语法规律,疏通语句,进行语法分析,说明修辞方式,等等。其它诸如在“今为赤帝子斩之”句等解释上,对先贤杨伯俊、何乐士等人观点的纠正等,也都一再显示了作者在古汉语研究上的卓见慧识。

同时,作者在本书中,还根据古代汉语的实际,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古代汉语教学中的问题。如对使动用法、意动用法、为动用法、名词作状语等词类活用问题的梳理、分析与总结,不仅新意迭现,笔锋直抵学术前沿,而且对我们如何更好地把握本部分内容、以进一步搞好相关内容的教学,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启发与启迪意义。

三是持论有据,引证丰富。大学者梁启超在其传世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在总结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学风时,曾有“凡立一义,必

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大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等之说。这些说法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前人留下的一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可贵的优良学术传统。在洪先生的这部著作中，洪先生以自己二十余年的治古汉语经验为依托，秉承优良的国学传统学风，博观约取，提要钩玄，其所引证的材料既丰厚详赡，论说有据，又简明质朴，要言不烦。这与时下的个别著述游谈无根、信口开河、云山雾罩、掠人之美、甚或是“以艰深来文浅陋”等种种不良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驰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当年曾在王力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上，留下“言有易，言无难”这样一句六字箴言。言外之意，在做学问上，“言无”比“言有”要难，“言有”比“言无”要容易。然而，在时下的某些著述中，即便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只要肯下功夫就可以说得清楚的“言有”，有时也人为地变得如同“言无”一样难了起来。一鳞半爪、云山雾罩、掠人之美而不注明出处等种种浮躁“不德”的状况，已并不鲜见。而每一时代的学术进展，必赖一批德才兼备、有学者人格之士，必有一批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的学人，一批一如陆宗达先生当年所说的那种“有些极聪明的人需要做极笨的工作”（许嘉璐《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序》）的那样的学人。正因为如此，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大力提倡扎扎实实、持论有据的优良学术风尚，以树立良好的文德与学风，还是很有意义的。早在二百多年以前，大哲学家康德就曾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留下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星和我们内心的道德禁令。”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再回味康德当年留下的这句名言时，竟是那样地耐人寻味，那样地令人慨叹。

清代大学者戴震有言：“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人生有限，学海无涯，任何学人都不可能某一领域的研究上穷极真理。唯其难，才需要我们今人在为学上，

更宜知难而进,不断开拓创新。梁启超有言:“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的这句至理名言,我愿意在此以之与洪先生在内的同道学人共勉。

忝为序。

2007年5月25日

目 录

序/于全有·1

第一章 古代汉语词汇专题·1

第一节 词义的演变·1

第二节 连绵词·5

第三节 偏义复词·7

第四节 同素异序词·12

第五节 同义词·18

第六节 古代汉语词汇学著作举要·30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33

第二章 古代汉语语法专题·35

第一节 古代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研究述略·36

第二节 词类活用·51

第三节 宾语前置·72

第四节 判断句·76

第五节 被动句·83

第六节 中国古代语法学的发展·100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114

第三章 训诂专题·117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117

2 | 古代汉语专题研究

第二节 训诂的内容 · 128

第三节 训诂的方法 · 136

第四节 训诂常用术语 · 144

第五节 中国传统训诂学发展简史 · 152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193

后记 · 196

第一章 古代汉语词汇专题

第一节 词义的演变

词义的演变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古人风俗习惯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受语言内部规律的制约。

词义的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目前能见到的词汇学著作对词义演变情况的介绍大致如下:

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和词义的转移。^①

苏宝荣、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汉语词义演变表现为以下六种主要形式:一是词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二是词义褒贬感情色彩的变化;三是词义比喻性引申;四是词义程度重轻、深浅的变化;五是词义重心的转移;六是词义的辗转引申;其中词义各种矛盾运动的交错,表现为词义引申的多向性;词义内部矛盾的连续运动,表现为词义引申的多重性。”^②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词义的转

① 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② 苏宝荣、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移和名称的改换。^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词的指称意义的演变；指称意义的扩大、缩小、变易、转移和虚化。词的附属意义的演变，最主要的是感情色彩的变化。^②

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中心词义与一般词义相互转化、词义的贬降与扬升（主要指感情色彩的变化）。^③

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主要体现在词的理性意义上，即义位的增减和替换，有的还在词的色彩义上（如感情色彩、风格色彩）有所体现。^④

可以看出，不管如何表述，也不论分类多少，学者们都提及了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这是沿用国外的说法。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在讨论词是怎样改变意义时提出词义变化的三种类型：“词的意义变化有时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类型：缩小、扩大、转移。意义由一般变特殊就是缩小；反之，意义由特殊变一般就是扩大。两个意义如果在范围上彼此相等或虽有差别而无关紧要，它们由于接近而从一个意义变成另一个意义，这就是转移。不消说，扩大和缩小往往是由转移引起的。”^⑤王力先生说：“依照西洋的传统说法，词义的变迁，大约有三种情况：（一）词义的扩大；（二）词义的缩小；（三）词义的转移。汉语词义的‘引申’情况大致也可以归入这三类。”^⑥

蒋绍愚先生认为分析词义要以义位为单位，“一个词可以只有一个意义，但多数情况下有多种意义。每一个意义称为一个义

①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②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③ 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6—136页。

④ 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⑤ 房德里耶斯：《语言》（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4页。

⑥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4页。

位”，①“粗略地说，‘义位’就是词典上所列的义项。但是，词典有时对字词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所以，在一个字条下面所列的义项，首先要区分哪些是属于同一个词的，哪些不属于同一词，然后才能把那些属于同一个词的义项看作这个词的不同义位。”②

应用义位的理论来理解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词义的扩大就是指一个义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减少了限定性义素，这个义位由下位义变成上位义。例如：“肉”，由指鸟兽之肉扩大为凡一切动物的肌肉之称；“睡”，由指不解衣冠而睡，即打瞌睡，扩大为泛指睡眠；“好”，由指女子模样美好，扩大为泛指各种事物美好；“衣”，由指上衣扩大为衣服的通称。词义的缩小是指原来的义位增加了限定性义素，这个义位由上位义变成了下位义。例如：“坟”，由指高地缩小为坟墓；“寡”，由原指丧偶，后来缩小为女性丧偶；“虫”，由原来泛指一切动物，缩小为专指昆虫；“金”，由原来泛指五金，缩小为专指黄金；“丈人”，原指一般年老之人，后来缩小为专指岳父；“瓦”，原指土器已烧之总名，后来缩小为屋上所盖之瓦；“诏”，由指告诉缩小为上告下。词义的转移是一个义位某一限定义素保留，其他义素特别是中心义素变化而引起的词义变化。例如：“兵”，由指兵器转移为士兵；“穷”，原指“尽头”，后来演变为“贫穷，经济条件不好”；“狱”，由指诉讼转为监狱；“年”，原指年成，后来转为指一年的时间；“涕”，原指眼泪，后来转为指鼻涕；“脚”，原指小腿，转指人或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权”，原指秤锤，转指能左右一切的权柄。

在理解掌握词义演变这个问题时，应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是词义引申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过程是引申。第二，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是就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情况而言的，也就是说是在一个词的范围内一个义位引

①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② 同上。

申出另一个义位,新旧两个义位比较有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情况。因此在进行这种比较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这个意义是否已经构成一个义位;其次要考虑新旧两个义位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词。

对于词义范围的变化,可以通过义素分析进行考察,^①一方面考察词义的区别性义素,另一方面考察其指称义素。^②一种情况是,词义的指称义素未变,而区别性义素有变化。另一种情况是,不但区别性义素有所变化,而且指称义素也变了。

词义范围缩小中有一种情况,如“祥”,指预兆,包括吉凶两个方面,如《说文》:“祥,福也。”段注:“凡统言则灾亦谓之祥,析言则善者谓‘祥’。”《左传·僖公十六年》:“是何祥也?吉凶安在?”《论衡·异虚》:“善恶同时,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国必亡。”兼有吉凶两方面,后词义范围缩小,偏指吉的一面,这种变化为偏义引申。^③偏义引申是词义范围缩小的一种形式。

在前面列举的关于词义的演变情况中,有的学者在三种范围的变化之外提到了感情色彩或褒贬意义的不同,以及词义轻重的不同。词义范围的变化是一种结果,感情色彩和词义轻重的变化也是一种结果,“从原则上讲,词义变化的结果都应当和范围有关系;如果说在范围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好像不大好理解。我们认为,感情色彩和词义轻重的变化应当与范围的变化联系起来看,它们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只是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罢了。”^④例如“爪牙”一词,一般认为是由褒义变为贬义,但也可以看作偏义引申,即原来的意义兼有善恶两方面,后来则偏指恶的一面。如:《史记·酷吏列传》:“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闕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词义轻重的例子如“诬”,《说文》:“诬,加

① 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② 同上,第221页。

③ 同上,第226页。

也。”指言语不真实,后指诋毁,如果认为是词义的加重,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从善和恶两面看,是一种偏义引申;从“加言”和诋毁比较看,就是词义的加重。^①

有一些词义轻重和感情色彩的变化主要“不是区别性义素增加或减少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区别性义素的更换。这就是说,这种变化不是词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而是词义范围的转移,估计其中有许多可以看作易位”。^②而另有一些义兼善恶的词,其变化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偏义引申。

第二节 连绵词

连绵词又称连绵字,古人叫连语(又作连语)。宋代张有在《复古编》中提出“连绵字”这一名称,明代方以智在《通雅》(卷六)中为之下了定义:“连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连缕也。”尽管方以智这个“连语”的范围比后来古汉语中提到的连绵词要大,但这个定义还是说出了连绵词的主要方面,“连缕”是连绵不分的意思。

关于连绵词的定义问题,目前古代汉语教材及词汇学著作中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连绵词是一种双音节单纯词,双音节是从音节的角度来看为两个音节,单纯词是说连绵词只有一个语素,而这两个音节必须连缀在一起,不能拆开。因此连绵词就是由两个不同音节连缀成义,表示一个整体意义的双音词。理解什么是连绵词要注意三点:第一,连绵词必须由两个汉字组成;第二,必须是一个语素;第三,两个汉字都只起表音作用,没有意义。

连绵字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从构成连绵词的两个音节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大多有联系,或是双声或是叠韵,还有的是既双声又叠韵的。双声是指两个音节的声母相同。如“参差”“流离”“憔悴”

① 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

② 同上,第228页。

“犹豫”“缤纷”等。叠韵是指两个音节的韵相同。这里要注意不是韵母相同。如“崔巍”“窈窕”“芍药”“逍遥”等。像“辗转”“庐旅”等是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古音。也有一些连绵词既非双声又非叠韵,如“鸚鵡”“滂沱”等。

第二,从构词上来看,不能拆分,浑然一体。连绵词是单纯复音词,只包含一个语素。虽由两个字组成,但这些字本身只代表音节,不表示意义。

第三,在书写上,可以有多种写法。尤其是在上古时期,“连绵词的词形往往不固定”,^①因此一个词有几种不同的写法。这主要是由于组成连绵词的字,只用来记音,所以时代、地域或习惯的不同,同一连绵词常写成不同的形式。少的可以有两三种写法,多的达到二三十种写法。不过,这些不同写法,大都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磅礴、旁礴、旁薄、旁魄。

应该注意的是,连绵词最重要的特点是两个音节一个语素、连缀成义而不能拆开。古代有的学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把组成连绵词的两个字当成词素,竭力从只表示音节的字上,寻找词义的依据。例如《颜氏家训·书证》对“犹豫”的解释:

《礼》云:“定犹豫,决嫌疑。”《离骚》曰:“心犹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释者。案:《尸子》曰:“五尺犬为犹。”《说文》云:“陇西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如此往返,至于终日,斯乃豫之所以未定也,故称犹豫。或以《尔雅》曰:“‘犹’如鹿,善登木。犹,兽名也,既闻人声,乃豫缘木,如此上下,故称犹豫。”

这种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解释是错误的。“犹豫”是个连绵词,只有一个语素,是不能拆开解释的,组成连绵词的字,只表示一个音节,并不表示意义,它还可写作犹与、犹预、由豫、由夷、犹夷。古人错误地把连绵词拆开解释的例子还有“辗转”“狼戾”“首鼠”

① 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7页。

“窈窕”等。

第三节 偏义复词

偏义复词是由两个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语素构成的一种联合式复合词，形式上两个语素并列，而实际上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只有一个语素的意义起作用，另一个语素只是作为陪衬，其意义不起作用。偏义复词这一语言现象，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存在。例如：

(1)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周易·系辞上》）

(2)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

(3)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小雅·棠棣》）

(4)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诗·豳风·鸱鸪》）

(5)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

例(1)“风雨”偏在“雨”；例(2)“陟降”偏在“陟”；例(3)“妻子”偏在“妻”；例(4)“牖户”偏在“牖”；例(5)“云霓”偏在“云”。

早在三国时期，注释家王肃就注意到了这种语言现象。《左传·昭公十三年》：“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王肃注：“郑，伯爵，而连男言之，足句辞也。”王肃指出“男”在这里没有意义，是足句之辞。后世学者称之为“足辞”说。唐代孔颖达提出了“连言”说。《礼记·杂记》：“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孔颖达正义：“按《丧服》云：‘大夫为适妇，为丧主。’父为己妇之主，故父在不敢为妇杖。若父没母在，不为适妇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连言母。”宋代陈骙在《文则》中将古籍中的这种偏义现象称之为“病辞”：“病辞者，读其辞则病，究其意则安。比如《曲礼》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系辞》曰‘润之以风雨’。盖‘禽’字于‘猩猩’为病，‘润’字于‘风’为病也。”清代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把这种语言现象归纳为“因此以及彼”：“古人之文，省者极省，繁者极繁。省则有举此见彼者矣，繁则有因此及彼者矣。《日知录》曰：‘古人之辞宽